

四明叢書

張宗祥



白石

川

文

選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壽鏞旣刻楊文懿公文集三十卷伏跗室馮氏更藏有
碧川文選八卷爲文懿介弟文肅公作而崇禎間吾鄉
李嵇仲康先所選別有文肅外孫陸鉤錄殘本卷三卷
四一冊原二冊
上冊殘卽陳琳序所謂碧川自摘手藁凡一百
五十三篇陸君釐爲四卷嘉靖乙酉梓行者是也嵇仲
與文肅四世孫德周爲姻友德周將重梓屬其事於嵇
仲爲刪文十之一增詩十之三今詩集未見而德周銅
馬編壽鏞先刻之則碧川文選之刻又胡可緩因就嵇

仲所刪與陸鈿殘本兩相勘比去其十一者擇之既精
改四卷爲八卷不過平勻其卷目而已爰取李選本梓
之而未敢增益其閒文豈以多爲貴哉考文肅生十四
歲值正統北狩碧川詩選元旦詩我生歲在辰正統曆
頒新先生爲正統元年戊辰生北狩在
正統十四年先生年十四李
侍郎康先序以爲六歲非也元旦詩曰還憶龍沙駕何
時返紫宸其忠愛性然也及爲晚香詩卷序引楚三閭
大夫晉彭澤令宋韓魏公爲解且曰騷陶之詞與韓之
詩具在誦之者齒頰皆生香焉豈非以其出處雖殊而
能各行其志不失大節也歟然則先生之所以勉章都

諫元益者卽所以自勉也故闔瑾公懼之時雖震盪無
餘兀然而行其所是逐之去而彌甘矣其卒也無改名
之典稱之曰文肅者福王稱制始追諡之者也公自入
翰林以文學爲職應世之文多不存稟其僅存者如此
公所爲文雖酬贈之作無一不根諸心而律諸道世贊
之曰文師昌黎學師伊川誠無媿哉後之讀之者宜益
奮然矣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後學張壽鏞

贈少保南京太宰楊碧川詩文選序

宋之三蘇著名久矣我明有三三楊焉其在宣德時則有若東里建安石首以勛業著臺閣而東里之文最顯在嘉靖時則有若容城富平華亭以直諫著節義而容城之文最顯迺皆東西南北人也其在弘正時則有若文懿碧川李文正號爲二楊莆田陳公琳遡其淵源于祖栖芸公號爲三楊乃出於鄞之祖孫兄弟閒厥後鉅公輩出號五楊不翅五之爲尤盛云文懿集若人主處乾清宮之時少居文華殿之日多則聖德日隆數語學

士策疏莫不抄成爛熟而銀豆謠得詩人諷諫之旨益
家傳而戶誦矣獨碧川集未覩崇禎辛未公之玄孫南
仲計偕至都攜公手摘稿重梓之間序始得徧窺其奧
窺古之孝子慈孫如研笏猶謹藏而致思予舉南仲于
浙試旣慶其爲魏公之有孫而南仲能世其學又能傳
其手澤以壽無窮又喜其爲召虎之嗣祖也序曰文其
生于奇偶乎剛柔相文于是雲漢爲章天之文著矣嶽
瀆效靈地之文著矣河龍雒龜物之文著矣仁義彝倫
人之文著矣約而言之文卽道之有條理者是詩卽文

之有音節者是故程子直以文爲聖賢不得已比之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而人生之道不足使文爲可已之物卽挾若春華粲若秋英乎而非體也巧於棘猴捷於蜚鳶乎而非適也公以上第起詞林敷歷至冢宰譔述祕在金匱石室星變條陳五事及上時事十事二疏炳炳烺烺無論長沙雒陽讓其醇正與文懿角亦僧彌之于法護也用其言可以致主德隆盛生民康樂百職修舉亦有國有天下者之耒耜陶冶乎無耒耜則天下不足于食無陶冶則天下不足于器無公之文則天下亦

將不足于治而顧可已乎其它雜文雖不一種種不一
製然皆布帛菽粟之不可已于口體車馬舟楫之不可
已于游御宮室筦簞之不可已于攸居卽其游戲三昧
亦若鐘彝槃敦非三家市上所得有而亦非無用詩沈
雄頓挫而大致歸于忠厚和平感懷詩彷彿阮步兵陳
伯玉應制及和文懿諸詩卽銀豆謠不必以火攻伯仁
矣蓋公十五從宦溫陵出語驚人似有夙慧則其得天
者穎九經四十八萬字字字深研諸史二十一家言言
言坐究上自柱下五千下訖虞初九百小品經獨下二

百籤名都賦略點八十處則其取精者多而栖芸紹紫
陽象山之學公從其後踐大人之武又砥礪于文懿則
其淵源也遠譬有本之水集彼眾流放乎大壑七年旱
而不加竭九年水而不加溢恃源而往者也是以沾漑
及乎寰宇宇宙少此不得而謂可已哉乃余獨謂星變
疏主于修德政當鳳梧馮翼之際宜其契合不幸不能
與東里建安石首同勛業十事疏主于戒遊畋當豹房
熒惑之初賴彭都憲彥恭阻之付諸燭焰不妨與容城
富平華亭同其直節也乃其立朝貞侃居家孝弟載在

旌常與茲集並不朽而南仲能衍其緒公所得不旣多乎夫詩文有選始昭明而陶淵明閒情賦託閨閣以寓忠愛取法屈騷昭明棄而不錄其見陋也茲選出公手摘可無遺棄而余猶如齊王之耆雞跖欲其食盡而後已聞公有集程朱議論及文抄困學寡聞錄南仲幸掇輯之俾斯世觀天地之大全哉茲稿詩文各八卷亦吉光之毳毛旃檀之精枿崇禎四年歲次辛未仲春月穀旦賜同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經筵日講纂修兩朝實錄副總裁加俸

一級前吏部左侍郎通家後學上饒鄭以偉頓首拜撰

刻楊太宰碧川先生集敘

吾鄞獻族以行業文章甲第華貫名世者無踰我外宗
弘農楊氏國初栖芸先生方聞有道三聘爲國史總裁
不就士論高之載傳爲文懿公宗伯康簡公司空及我
五世外祖碧川公太宰並登制科歷官常伯時父子昆
季同朝者七人皆貴仕而太宰公猶繼領解額魁南宮
賜及第與伯兄文懿後先金馬綰詞篆對掌絲綸一時
豔稱之特以三品滿考得封祖栖芸公如其官文懿公
博碩湛峻督課二子皆成進士太宰公嚴事焉並有著

述行世而皆燬於火文懿有玄孫叔向太史爲重梓之
太宰集典麗溫雅有歐陽文忠風而板亦罹祝融亡何
公玄孫孝廉孚先舅氏爲蒐拾翻梓曾得受讀而驚曰
劉勰稱文爲天地之生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豈
虛語哉公發祥神嶽懋懋清英振采驪淵遜心稽古酣
六籍而漱百家手所裒錄幾竭四庫提要纂玄不遺餘
力楷書類鍾太傅評閱如眞西山得文之髓根盛而華
沃固應爲琳琅金薤之文若此王元美先生謂文章之
權舊在臺閣詎不信然詩則感時賦事信口橫心颯颯

乎風雅之遺未離其質斯足述矣先生尤篤於行義與
司空公同舉於鄉而名第先之則遜避不敢當以司空
爲名御史清譽有風裁竟以忤權逮繫公爲破產出之
因力請南去孝廟惜焉以故仕至冢卿而食田止三頃
易簣時歎曰吾學至爲君子仕至尙書年踰七十可以
終矣哀哉惜乎先是同郡有某公與公最暱後以救臺省
一書不無矛盾時石田沈徵君周聞之爲詩歌著其事
某公見而惡焉爲中於新都相公後新都修是郟恠不
與公易名之典至今縉紳先生以爲悵恨子孫五世守

其清白不墮家聲而涇陽爭先風雅麗都待詔公車必
有一遇所以補公未易之名而揚公不朽之業是孝慈
者志也小子何贅焉刻成僭書此以志其實云爾崇禎
元年陽月朔旦五世外孫莊學曾頓首百拜纂併書